

浙賢小叢書



駱賓王

胡行之編

浙賢小叢書之二

駱賓王

胡行之編

浙 賢 小 叢 書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出版

駱賓王

冊定價大洋八分

編撰者 胡行之

發行者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

(地址) 杭州外西湖

印刷者 浙江印刷公司

(地址) 杭州金雞嶺

不 准
翻 印

駱賓王

一 前言

自來讀書的人，當貴有氣節，如果讀了書，不明事理，不辨是非，就失了讀書的功用。

做人之根本大節，在家爲孝，在國爲忠。能孝於家，卽能忠於國，所以忠孝是有聯繫的意義。

讀書在能明事理，辨是非，而

事理之大者莫過於忠孝的大節，是非之辨別，最重於一國的正統。所以古來讀書的人，學以致仕，其目的即在於匡扶國家，輔佐正統，使之治平，以享安甯之福。

如果不然，那末也當審慎其出處，修其身而養於家，不能致力於朝廷，先宜報答於父母。報答父母，爲盡人之根本，効力國家，是盡國民的天職，二者原是一樣的啊！可是國家大事，頭緒紛繁，初

未能一蹴即就。且古時政尚專制，有呆板的統系，做人臣的如果欲盡力於國，先須辨別其順逆，斷不可只圖厚祿，以膺亂命，否則前提既錯，便不能找得要點，以發揮愛國的使命。

這個順逆的辨別，自當要明確的認識，不但要明確的認識，且須要堅決果毅的力量。因此想爲國盡力，自非易事，一要有學識，二要有膽量，但既有了學識與胆量，而

事之成與不成，尚難逆料。——然
而雖是不成，其人之氣節識量，已
足爲後人模楷了。

駱賓王自少有才，長明禮義，
其與徐敬業討武曌，不但文詞可歌
可泣，古今獨步，卽其持節之烈，
立義之正，在當時也可算是難得極
了。

武曌爲唐代女子怪傑，性極英
豪，且善手段，在當時卽如狄仁傑
、李昭德、徐有功之賢，尚隱忍不

言，而聲討其罪，獨賓王一檄，卽可知是何等胆量！這正是賓王之大節，雖沈淪落魄，而志在掃櫓槍而新日月，不失爲節俠慷慨之士，我們怎可以成敗論人呢？

且賓王從少卽講氣節，不肯隨意事人。而其文章豔麗，氣勢磅礴，在初唐與盧照鄰、王勃、楊炯齊名，共稱海內四傑，也得知其地位了。

有文詞之不朽，與人格之卓犖

，且明事理，別是非，此數者都爲從古文人之所難，所以我們推選吾浙之鄉賢，像駱賓王的，豈可多得？

尤其在這個年頭，民風萎靡，氣節墮地，事理不明，是非混淆，當格外爲之表彰，來做我們的先導。那末這篇短文，這本小冊，或無意義的事吧。

二 聰穎與多情

駱賓王，字觀光，義烏人。少負志節，七歲時即能賦詩，善屬文。
他有咏鵝一首，即是他七歲時作的。

『鵝！鵝！曲項向天歌，白毛浮綠水，紅掌撥青波。』你看這首歌，做得何等美妙！以七歲的兒童，寫得如此活潑美麗的文字，不是個神童嗎？怪不得到後來擅長文字，稱國中四傑。

他父親，名履元，曾爲博昌令。賓王少時常隨侍左右，在博昌優游，與當地父老，甚是相得。及等年歲大了，還是憧憬着而不能忘懷。文集中有與博昌父老書，迴環多情，力追六朝小品。且節錄如下，即得見其文美與情長之一斑。

「……雲雨俄別，風壤異鄉，春渚青山，載勞延想。秋天白露，幾變光陰，古人之別易會難，不其然也？自解攜襟袖十五年，交臂存

亡，略無半在，張學士溘從朝露，
辟閭公倏忽夜臺。故吏門人，多遊
蒿里，耆年碩德，但見松丘。嗚呼
！泉壤殊途，幽明永隔，人理危促
，天道奚言？感今懷舊，不覺涕之
無從也。過鄴不留，藏舟難固，追
惟游者，浮生幾何？哀緣物興，事
因情感，雖蒙莊一指，殆先覺於勞
生，秦天三號，詎忘情於恆化？微
其泣矣，尙何云哉？……荒徑三秋
，蔓草滋於舊館，頽墉四望，棋木

多於故人。嗟乎！仙鶴來歸，遼東之城郭猶是，靈鳥代謝，漢南之陵谷已非。昔吾先君，出宰斯邑，清芬雖遠，遺愛猶存，延首城池，何心天地？雖則山河四望，是稱無棣之謔，松柳千秋，有切惟桑之里。……野老清談，怡然自得，田家濁酒，樂以忘憂，故可洽樂當年，相歡卒歲。……風月虛心，形留神往，山川在目，室邇人遐，以此懷勞，增其歎息，情不遺書，何盡言意。

！

他對於寄寓過的博昌，尙且多情如是，那末對於本鄉的戚黨父老，自然是更加不能忘懷了。他的文集中，也有寄懷故里的書簡：

「風壤一殊，山河萬里，或平生未辰，故睽索累年，存沒寂寥，吉凶阻絕，無由聚洩，每積淒涼。近緣之官，佐任海曲，便還故里，冀敘宗盟，徒有所懷，未畢斯願；不意遠勞折簡，辱逮湮淪，雖未敘

言，慙如披面。晚夏炎鬱，並想履宜。某初至鄉閭，言尋舊友，耆老者化爲異物，少壯者咸爲老翁，山川不改，舊時丘隴，多爲陳迹，感今懷古，撫存悼亡，不覺涕之無從也。詢問子姪，彼亦凋零，永言傷情，增以悲動。雖死生之分，同盡此途，而存亡之情，豈能無恨。……祇敘尙賒，傾系何極，各願珍勗，遠無所詮。」

由此，便可知賓王是不忘故鄉

并留戀寓所之人，情之所在，莫不感動，何況是鞠育之親與依命的邦國呢。忠於國，孝於親，即得由此一點也可以推知而瞭解了。

三 天稟與素志

駱賓王天稟奇特，卓爾不羣，志趣高傲，絕不肯同流合污。初爲道王府屬，王使自言所能，他曾有說：

「……………某本江東布衣人也。…

進不能談社稷之務，立事寰中，退不能掃丞相之門，買名天下。徒以黃離元吉，白賁幽與，沫少海之波瀾，照重光之麗景。雖任能尚齒，載弘進善之規，而觀過知人，異降自媒之旨，是用披誠歷懇，以舒愚衷。若乃忘大易之謙光，矜小人之醜行，彈冠入仕，解褐登朝，飾懷祿之心，效當年之用，莫不徇名養利，勵朽磨鉢。自謂身負管樂之資，志懷周邵之業，若斯人者，何